

唯識二十論筆記 – 本論之四重出體

[2]2014, 08, 12 智道法師講 林冠廷謄寫、施得勝整理

請參考講義一：七、明論宗體，造論所由[唯識二十論述記]

一、初辨宗者。所明唯識，唯識為宗，離自所明更無宗故。

第一個是辨別本論的宗旨

所明唯識：世親菩薩造作本論就是要說明"諸法唯識"的道理

唯識為宗：本論以顯揚唯識的教理為宗旨。離自所明更無宗故，離開了本論、自論所明的唯識理趣，就沒有別的宗旨，所以是"唯識為宗"。

二、次辨體者。體有四種，如餘處說。

第二個就是辯論本論的體性。

可以從四個角度來討論佛經的體性，一般稱為"四重出體"，所有的佛經、論典都可以用這四重出體來討論它的體性。

1. 攝相歸性，真如為體。

一切的經論，雖然內容都不一樣，但是所顯現的，都是現象界個別不同的體相。而所有的現象都不離真如體性，所以統攝所有的現象都以真如為體。譬如金剛經、阿彌陀經還有本論的內容都不一樣，因為內容不一樣，所以每一部經論都有它自己的體相，也有自己的作用，可是這些經論都不離真如，所以這些經論都是以真如實性為體性。這邊是用"不離"，不是說"就是"，這要注意。這是"攝相歸性，真如為體"。

2. 攝境歸識，以心為體。

唯識將一切的外境都歸攝於心識的顯現，而一切經論也都是境。經論都是外境，都是心所變現的，所以所有的經論都是以心為體性，本論也是如此，以心為體性。

3. 攝假歸實，以聲為體。

一切的經論都是由不同的名句文所構成的。什麼是名句文呢？名句文就是依著聲音的屈曲高低而假安立的，所以名句文是依聲音的分位所安立的假法。我們說的這些文字、這些名、這些句子，都是依著聲音才會有，沒有聲音就沒有名句文。所以說名句文是假法，是依聲音的分位安立的假法。聲音是屬於色蘊的實法，聲音是屬於色蘊，從攝假歸實的角度說，經論是以聲為體性，最初佛講的經論，都依口傳而論，也就是以佛講的聲音為主。後來呢，後人以文字書寫經論，經論就以色法為體性。所以本論也是以聲為體性，也可以說以色為體性。你要是念誦本論的時候，就是以聲為體性，你看印出來的書，那就是以色法為體性。這是“攝假歸實，以聲為體”。

4. 性相別論，即有二種。

"性"就是指色、聲等實法，他是有實體性的法，是阿賴耶識中的種子變現的，有實體性的法。"相"，就是指名句文等假法。這個假法，名句文的形相，它有作用。雖然是假法，但是它有作用，所以又稱為"用"。現在從經論的實法體性（也就是聲音），來跟假法的相用（也就是印出來的文字），這兩個不同的角度來分析經論的體性，稱為"性相別論"。把假法跟實法分開，前面攝假歸實，合一了，這邊是把他分開。這裡頭又有兩種：一種是增上緣，另一種是親因緣。

(1) 增上緣：

許佛說法，以佛無漏聲名句等，為其教體。佛不說法，大定智悲，為其教體。

(這不容易講..)第一個增上緣，是從什麼來的呢？從說法者這邊來分別本論的教體。說法者是聽法者的增上緣。對於佛來這個世間弘法，在佛教界中有兩種主張。一種是主張佛來世間有說法，一種是主張佛無說法。怎麼講呢？

先解釋什麼叫**佛無說法**？

他們認為，佛在因地修菩薩行的時候，曾經發願要度化有情。他成佛後，雖然已經在大涅槃中不說法了，但是依照佛的本願力，以及所要

度化有情他本身所具有的善根力，以這兩種力量為增上緣，就在有情自己的意識上，生起能詮的文與所詮的義。所以我們所聽到的這個法，是聞法者自己的意識所變現出來的，假名為"佛有為有情說法"。實際上佛還是在他的大定、大智、大悲之中，無法可說，無有一法可說。這是"佛無說法"的主張。

第二種主張，**佛有說法**。這一類人認為"佛無說法"是密意的不了義講法，並列舉了八個項目來解釋他們認為的「佛無說法」：

[1] 諸佛的自性法身唯是真如，真如是理體，不是"用"，所以依著自性法身來說，佛是沒有說法的。理體不能說法，說法的是"用"，所以說"佛無說法"。這是依佛的自性法身而說他沒有說法。

[2] 約佛的自受用說。這境界唯佛能知、為佛所知，只有佛才了解這種境界，其他的有情是不能了解的，所以說"佛無說法"。因為他在這境界當中我們根本不可能了解他的境界，所以佛無說法。

[3] 諸佛所說法無有差異，由此假說佛無說法。此處"無說法"是指佛"無差異"說法。

[4] 佛所說法的言詞，是個聲音，或者言詞，這是諸相寂滅相，依著此諸法寂滅相說"佛無說法"。

[5] 約圓成實性說。圓成實性是離言法性，因此說"佛無說法"。因為「佛者諸法如義」，佛就是諸法如，就是圓成實性，他是離言法性，所以沒有說法。

[6] 約依他起性說。依他起性是什麼？是虛幻法，它不是真實有的，所以說"佛無說法"，其實是指「佛沒有真實有說法」，是虛幻說法！他沒有真實的說法。

[7] 約遍計所執說。遍計所執性是什麼？沒有體相！既然沒有體相，所以佛無說法。

[8] 約佛所說。佛說法只是聽法者的增上緣，也就是聽法者的疏所緣緣，不是聽法者的親因緣，所以就親因緣來說，佛無說法。

因此論點，所以說「佛無說法是不了義說」。但是佛的受用身和佛的變化身，的確有為有情說法，所以佛是有說法的。這是「佛有說法」的主張。

綜合上面的闡述，就可以明白述記上的這段文字：「**許佛說法，以佛無漏聲名句等，為其教體。佛不說法，大定智悲，為其教體。**」。

如果依「佛有說法」的主張來解釋，佛說法時，他無漏的聲音，跟聲音所詮表的名句文，是教法的自體，這對聞法者來說是增上緣、是疏所緣緣。

如果依「佛無說法」的主張來說，佛體的大定、大智、大悲是法教的體性，而有情的自識上若要變現能詮的文跟所詮的義，要依著佛的本願力跟有情自己的善根力。佛的本願力來自佛的大定、大智、大悲之中，所以他是以這個為教體。

依此而論，不論佛有說法、無說法，都有教體為增上緣。

(2) 親因緣：

隨佛說不說，皆於能聽者，耳意識上所變聲等，為其教體。

第二種是從聽法者自己的心識種子生起現行這角度來分別本論的教體。也就是從親因緣這個角度來分別。

隨佛說不說：不論是佛有說法的主張，或者是佛無說法的主張，在說法者這邊，佛的教體都是增上緣。

皆於能聽者：能聽者是依說法者為增上緣，並以這個聽法者的自識種子為親因緣。

耳意識上所變聲等：聽法者依說法者所變的聲等實法，及聲的分位假立的名句文等假法，為增上緣，也就是疏所緣緣，而引發聽法者自己的耳識、跟耳識的同緣意識變現聲，及不同緣意識變現名句文，等為

親所緣緣。也就是說，聽法者的耳識與意識都是自己種子為親因緣所變現的。

為其教體：這是聽法者變現的教體。這裡聲是屬於現量，所以這時耳識跟同緣的意識依緣這個現量的聲，緣這個名句文。因為耳識是不能緣名句文的，所以是不同緣的意識，跟耳識是不同緣的意識。也就是說，聽法者聽了這個聲音以後，變現名句文等為親所緣緣。

以上是一般佛經講的「四重出體」。現在看本論所屬。

今論之本，謂即佛經，故出體者，應如經說。

今論之本，謂即佛經：唯識二十論是依據佛經來造論的，所以以佛經為根本。

故出體者，應如經說：所以本論的體性也可以像分別佛經的體性一樣，依照上述的四重出體來分別本論的體性。要怎麼分別呢？

然造論主，唯有說法，為增上緣，令聞者變，總合疏親所緣緣為論，皆以聲名句文為體。

這個四重出體的前三重出體：攝相歸性，真如為體。攝境歸識，以心為體。攝假歸實，以聲為體。本論跟其餘的經論是相同的，但是第四重的出體不同。第四重出體是性相別論出體，本論只跟其中一種說法：就是「佛有說法」相同，為什麼呢？

然造論主，唯有說法：造論主是世親菩薩，不是佛，世親菩薩並沒有成就佛的大定、大智、大悲，所以世親菩薩說法不合於「佛無說法」這一項，因為他沒有那個能力。世親菩薩確實有造論說法的事實，所以符合於「佛有說法」這一項。

為增上緣，令聞者變：世親菩薩說法時，就由他的心識所變的"聲"跟"名句文"為增上緣，也就是疏所緣緣。而聽法者自己內識的種子為親因緣，由耳識及耳識的同緣意識變現"聲"，由不同緣意識變現"名句文"，這是聽法者的親所緣緣，所以說令聞者變。

總合疏親所緣緣為論，皆以聲名句文為體：疏所緣緣就是世親說法為
增上緣是以聲、名句文為體性，親所緣緣是聽法者自己內識種子所變
的聲、名句文。所以總合疏所緣緣跟親所緣緣來討論，兩種所緣緣都
是以聲、名句文為體性，所以本論在性相別論這一重，是以聲名句文
為體的。

附：錄音 1:28:23 處有簡白舉例解釋「疏所緣緣、親所緣緣、增上緣、
親因緣」。